

《清忠谱·五人义》

主要角色

颜佩韦：净
周文元：武生
沈阳：大武生
马杰：武生
杨念如：武生
刘羽仪：小生
王节：丑
周顺昌：老生
毛一鹭：丑
中军：外
吴知县：末
陈知县：末
苏州知府：外
二大校尉：丑

情节

苏州府周顺昌为官清正，深得民心，遭魏忠贤、毛一鹭等奸臣陷害，欲捕之入狱。义士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阳、马杰五人为民请命，草写公状，俱保周顺昌。而奸党毛一鹭拒不顺此民情，反欲加害于五人。五位义士义愤填膺，大闹府衙。正厮杀之际，忽周顺昌不知去向。

注释

《五人义》为《清忠谱》第十出（原题“义愤”）与第十一出（原题“闹治”）合并而成。

传奇《清忠谱》清李玉撰。全剧三十五出。故事写明末东林党人、苏州府礼部员外郎周顺昌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的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清官周顺昌被捕入狱，因其为官清正而深得民心。市民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阳、马杰五人率众大闹府衙，愿保释周顺昌，但，终因阉党势大，颜佩韦等五人被杀，周顺昌被解往京城后，亦死在狱中。

根据《侯玉山昆曲谱》整理

（颜佩韦上。）

颜佩韦（念）
（白）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此君，谁有不平事。

俺颜佩韦。一生落魄，半世粗豪，不读诗书，颇晓礼义，片言不合，哪肯佛眼相看。恨的是，不忠、不孝，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敬的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前日在李王庙前听书《水浒传》，说到童贯杀害忠良，是我心中一时愤起，我将那说书之人抓将过来，我就打，哈……都被俺打败了。说书人飞奔而逃，倒在那里结拜了杨念如、沉扬、马杰、周文元，一个个都是义气男子，这且不言。昨日大街之上，众人纷纷议论，言说京都来了许多校尉，到苏台捉拿乡宦，也不之是拿的哪家乡宦。弄得俺一夜未曾合眼，今早瞒过老母，到大街之上打听便了。呀，来此已是上塘街了。

（斗鹤鹑）

俺生来平心性情痴呆，
一味价肝胆慷慨，
不贪着过手钱财，
也不恋如花女色。
单只是见弱兴怀，
猛可的逢凶作怪，
遇着这毒狼豺，
狠鸳鸯，凭着他掣电轰雷，
俺可以也翻江搅海。

杨念如 (内白) 不好了!

颜佩韦 (白) 呀? 那边来的好像我杨家贤弟, 我在此等他便了。
(杨念如上。)

杨念如 (白) 不好了! 京中校尉到苏台, 广市传遍, 要把忠臣逮。
大哥!

颜佩韦 (白) 贤弟, 为何这等惊慌?

杨念如 (白) 大哥, 不好了! 京中校尉到苏台, 要把忠臣逮。

颜佩韦 (白) 咳! 你说的好不明白, 但不知拿的是哪家乡宦?

杨念如 (白) 就是那林街巷口, 礼部周老爷。

颜佩韦 (白) 你待怎讲?

杨念书 (白) 就是礼部周老爷。

颜佩韦 (白) 哎呀, 反了呀反了!
(紫花儿序) 听说罢, 清官被逮,
缙骑南来,
吓, 吓得俺神惊胆骇,
意乱心乖, 非也波灾。

(夹白)
(紫花儿序) 苦只苦, 九重阁。
隔在云霄外,
敢则是, 奸党把私差。

杨念如 (白) 大哥, 快想一万全之策方好。

颜佩韦 (白) 贤弟, 我和你直入官衙。请!
贤弟转来。

杨念如 (白) 大哥讲说什么?

颜佩韦 (白) 贤弟。
(紫花儿序) 我和你直入官阶, 讲个明白。
(刘羽仪、王节同上。)

刘羽仪、
王节 (同南缕缕金) 恨魏贼似狼豺, 似狼豺,
陷害东林党, 实可哀, 实可哀。
要拿周吏部, 忠良遭害,
谬庠公愤, 无计可耐。
叫人泪满腮, 泪满腮。

刘羽仪 (白) 学生刘羽仪。

王节 (白) 学生王节。

刘羽仪 (白) 王兄请了。

王节 (白) 请了。

刘羽仪 (白) 今有京中来了许多校尉, 是拿周顺昌周大老爷。我想周老爷为官清正, 倘被他们拿进京去, 岂不伤了天理!

王节 (白) 依兄之见?

刘羽仪 (白) 依我之见, 约请三学中的朋友, 共立保状, 保那周大老爷不进京的为妙。

王节 (白) 有理呀有理。请!

刘羽仪 (白) 请!
(杨念如、颜佩韦与王节、刘羽仪见。)

杨念如、
颜佩韦 (同白) 原来是王、刘二位相公。

王节、
刘羽仪 (白) 原来是杨、颜二位义士, 慌里慌张要向何往?

颜佩韦 (白) 二位相公有所不知道, 今有周老爷无辜被逮, 我们众百姓俱抱不平。只是我们都是粗鲁之人, 草草莽莽, 干不得正经。二位相公是周老爷的好朋友, 划一计策, 搭救周老爷方好。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我二人原为此事而来。

颜佩韦 (白) 我吩咐众家兄弟, 到闾门、胥门约些朋友, 吩咐草庵的老和尚敲梆, 摧众人到

督察院去了。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难得二位如此义气。
颜佩韦 (白) 想我弟兄二人呵！
(北小桃红) 义侠吴门遍九垓，
千古应无赛。
今日里，公愤冲天难宁耐，
怎容得片时挨。
任官骑狼虎威风大，
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一霎时扫荡尘霾。

沈阳、
马杰 (内同白) 不好了！
颜佩韦 (白) 那边有人来了，在此等他。
(沈阳、马杰同上。)

沈阳、
马杰 (同白) 不好了！
颜佩韦 (白) 二位贤弟、为何如此慌张？
沈阳、
马杰 (同白) 大哥，不好了，京中来了多校尉，都到督察院去了。
颜佩韦、
杨念如、
王节、
刘羽仪、
沈阳、
马杰 (同白) 大家一起到督察院！
周文元 (内白) 走哇！
颜佩韦 (白) 那边老兄弟来了，在此等他。
(周文元持香上。)

周文元 (南缕缕金) 浑身汗，走穿鞋，
心着急脚不歇。
各处人声呐喊，
闹嚷嚷要拿周乡宦，
黎民遭害，黎民遭害。
(白) 散香、散香！
颜佩韦 (白) 散香做什么？
周文元 (白) 求官府，叫他保护周老爷。
颜佩韦 (白) 他若不保留，也是枉然。
周文元 (白) 他要不保留，我点火烧狗官的衙门。
王节 (白) 哎呀！慢着，慢着。列位不要造次，不要造次。我们已经约请三学馆中的朋友，
前去出面保留，我想可以保留，你们不要这等大闹，恐怕惹出杀身之祸。
周文元 (白) 你住了吧！你这胆小鬼，书呆子！我想那毛一鹭是魏太监的干儿子，今番拿人
又是他的主意，他岂肯出手保留。
大哥，事到如今，你得拿个主意呀！
颜佩韦 (白) 众家贤弟，你我赶到督察院，他若放了周老爷便罢。
杨念如、
王节、
刘羽仪、
沈阳、
马杰、
周文元 (同白) 他若不放呢？
颜佩韦 (白) 他若不放，凭着俺苏州城，一窝蜂，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大
哥我，做个头目。
周文元 (白) 大哥，还有老兄弟我呢。

颜佩韦 (白) 老兄弟，到在那里，不要你缩头缩脑的。

周文元 (白) 什么。缩头缩脑的！砍掉脑袋碗大的疤痢，不出二十年，又是好汉一条。

颜佩韦、
杨念如、
王节、
刘羽仪、
沈阳、
马杰 (同白) 好汉子！好汉子！

周文元 (白) 来，来，来！散香，散香！
(颜佩韦、杨念如、王节、刘羽仪、沈阳、马杰各拿一炷香。)

颜佩韦、
杨念如、
王节、
刘羽仪、
沈阳、
马杰 (同白) 走！走！

周文元 (白) 慢着，慢着。到那里，说打一起动手，哪个不动手，我抓过来毁了这杂种！

颜佩韦、
杨念如、
王节、
刘羽仪、
沈阳、
马杰 (同白) 有理。走！
(同秃厮儿) 我心，心儿里堆着祸胎，
百忙里难保和谐，
俺这里冲冲怒气，
一步步奔走长街。

(众人同下。四皂隶引苏州知府同上。)

苏州知府 (念) 民愤急呼辕下，泪满血染黄沙。

颜佩韦、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
王节、
刘羽仪 (内同白) 保留！保留！
(吴知县、陈知县同急上，同向内摆手做安抚。)

陈知县 (白) 众百姓不要喧哗，上司自有公平话。
老大人，众百姓持香呐喊，要保留周老爷，声震天地，这便如何是好？

苏州知府 (白) 这也是周先生一生忠正，深得民心，所以如此，你去吩咐，要他们能言者一二人进见。

(陈知县向内。)

陈知县 (白) 能言者一二人进见。
(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阳、马杰、王节、刘羽仪同上。)

刘羽仪 (白) 列位，我想这位老诚者就是我们二人，容我等上前讲话。

周文元 (白) 咳！大哥，听他们俩的。

刘羽仪、
王节 (同白) 二位青天大老爷，那周吏部周大老爷为官清正，倘若拿进京去，岂不伤了天理。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此乃毛督察所做，与我二人无关。

刘羽仪、
王节 (同白) 二位老爷本事周老爷门生，岂能袖手旁观？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此乃是圣命。

刘羽仪、
王节 (同白) 圣命、圣命。哎呀遭了，遭了！

颜佩韦、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众 (同白) 咱们大家闯进去！

周文元 (白) 他们讲的不好。大哥，常言说的好，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这话得你说。

颜佩韦 (白) 怎么，是我说？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众 (同白) 是你说。

颜佩韦 (白) 你们都闪开了。
禀上二位青天大老爷：那周乡宦，他是好乡宦，若是拿了他，岂不伤了天理？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往下讲。

颜佩韦 (白) 禀上二位青天大老爷：那周乡宦，他是好乡宦，若是拿了他，岂不伤了天理？

周文元 (白) 哎呀，又回来了。大哥，你怯官哪！

颜佩韦 (白) 我许许的有点。

周文元 (白) 你瞧，尽是车轱辘的话，我说两句行不行啊？

颜佩韦 (白) 我瞧你的。

周文元 (白) 你们闪开了。
禀上二位青天大老爷：果然是真正的圣旨来拿周乡宦，小的无话可说。这都是魏太监假传圣旨，屈害忠良，众百姓不服，就是杀尽了满城百姓，也不放周老爷前去。

大哥，这话得这么说。

颜佩韦 (白) 兄弟，好口才。

苏州知府 (白) 列位不要如此，等督爷到来，再做道理。

颜佩韦、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等着他。

(四龙套引毛一鹭乘轿同上。)

四龙套 (同白) 请爷下轿。

颜佩韦、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保留啊保留！

毛一鹭 (白) 这些人是在做什么的？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这是保留周乡宦的。

毛一鹭 (白) 与我拿下！

颜佩韦 (白) 与我打！

(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阳、马杰同打。陈知县、苏州知府同拦。)

毛一鹭 (白) 反了！反了！圣上拿人，百姓抗拒，你们这些地方官都做不成了。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哎呀！老大人，那周顺昌为人清正，众百姓十分爱戴，望大人开线生路，挽回挽回。

毛一鹭 (白) 挽回什么，将他们拿来一起开刀！

众百姓 (内同白) 保留，保留！
(毛一鹭怒，冷笑。)

毛一鹭 (白) 狐群狗党。
(风入松) 闹官衙，
圣旨公然不怕。

(众百姓同上，过场。)

众百姓 (同白) 保留！
(众百姓同下。)

毛一鹭 (白) 贵府、贵县，可晓得校尉是哪个差来的？

陈知县 (白) 卑职不知。

苏州知府 (白) 晚生不晓。

毛一鹭 (白) 唉嘿喏！
(风入松) 魏公差来威风大，
若抗拒一起斩杀。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是！

毛一鹭 (白) 退后！

苏州知府 (白) 是。

毛一鹭 (白) 退后！

陈知县 (白) 是。
且住，逆了朝廷不好弥缝，今日逆了厂公……

毛一鹭 (白) 且住：我想此事是魏公瞒了朝廷所做，若是出了差错，那还了得。
(风入松) 魏公怒，祸灾倍加，
头颅上，怎戴乌纱。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望大人一言安抚才是。

毛一鹭 (白) 安抚什么？先拿几个开刀！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老大人请息怒，众百姓呵！
(同风入松) 呼声震地闹喧哗，
卑职不敢施威喝打。
倘一言激成众怒，
定弄出祸来天大。

毛一鹭 (白) 好两个无用的官儿！

苏州知府 (白) 老大人若无一言安抚，就是周乡宦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

毛一鹭 (白) 为何？

苏州知府 (风入松) 众百姓纷乱如麻，
就有几皂隶也难拿。

毛一鹭 (白) 也罢，他们既要保留，要他们个递公状上来。

苏州知府、
陈知县 (同白) 众百姓，各递公状上来。
(众百姓内同应，持状同上，同交苏州知府、陈知县，同下。王节持状上。)

王节 (白) 且住，我想此事闹得天翻地覆，魏忠贤权威很大，递上保状，上面有我的名字，万一连累，如何是好？有了，保状上把我的名字勾掉，有理啊有理。

(王节交状下。)

苏州知府 (白) 公状递上。

毛一鹭 (白) 拿过来。

陈知县 (白) 公状递上。

毛一鹭 (白) 拿过来。回避了。

(苏州知府退下。)

毛一鹭 (白) 回避了。

(陈知县退下。)

毛一鹭 (白) 这两个呆官儿，苦苦的叫我保留，我怎保留那周顺昌。也罢，等上差到来，再做道理。

(二大校尉、四小校尉同上。)

大校尉甲 (念) 离了京都地，来到苏州城。

(大校尉甲下马，见毛一鹭。)

大校尉甲 (白) 毛大人请了。

毛一鹭 (白) 上差请了。

大校尉甲 (白) 我们的住处在哪里？

毛一鹭 (白) 在官驿。请。

大校尉甲 (白) 请！

(二大校尉同下，丑校尉上。)

丑校尉 (念) 离了京都地，受了些个窝囊气。吃了些个豆芽子，放了些个两瓣的屁。

(白) 我打北京城来到苏州城，也够这么三千、七、八百里地，来到这地方也没有人照料、照料。这不是毛老爷吗？

毛一鹭 (白) 正是上差。

丑校尉 (白)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地方，连一个住处也没有吗？

毛一鹭 (白) 预备下了。

丑校尉 (白) 预备下。我说毛老爷，这个地方我没来过，到这儿你得照应着我。

毛一鹭 (白) 是，照应你。

丑校尉 (白) 你照应我，你有好处。你将来到北京引见的时候，我还得照应你呢。你要照应不好我呀，你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拔刀子。

毛一鹭 (白) 做什么？

丑校尉 (白) 我割下你的靴鞦子。

(丑校尉下。)

毛一鹭 (白) 嘿！

(毛一鹭下。皂隶压周顺昌同上。)

周顺昌 (念) 一心长忠义，平地起风波。

(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阳、马杰同上。)

颜佩韦 (白) 周老爷且慢走，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督爷出疏保留了，请回尊府去吧。

周顺昌 (白) 列位，我周顺昌到北京若不殒命，有日还苏，再与列位相会便了。

颜佩韦 (白) 当今魏监专权，有天无日。我们众百姓绝不放周老爷前去，我想那厮呵！

(风入松)

权当势焰把人挝，
到口便成肉鲞。

(白) 周老爷呀。

(王节、刘羽仪同上。)

王节 (白) 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状保留，台驾请回南府。

周顺昌 (白) 列位，我周顺昌君命召，不辞驾而行。凭俺一片忠心，何惧之有。

王杰、
刘羽仪 (同白) 老先生说出此话，晚生辈越加心痛也。

(王节、刘羽仪同哭。)

周顺昌 (白) 多谢列位。

(周顺昌欲碰死，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阳、马杰、王节、刘羽仪同拦。)

颜佩韦、
杨念如、
周文元、
沈阳、
马杰、
王节、
刘羽仪 (同白) 周老爷不要如此。

(中军上。)

中军 (白) 令箭到来, 请周顺昌赴京。

颜佩韦 (白) 我将周老爷交与你, 倘有差错, 挖你的眼!

(周顺昌、中军同下。)

颜佩韦 (白) 众家贤弟, 咱们大家听上一听。

大校尉甲 (内白) 哇! 你周顺昌贪赃银三千两, 与我拿下了!

(颜佩韦抓大校尉。)

颜佩韦 (白) 你这狗头不知死活, 你可认得俺!

大校尉 (白) 你是什么人?

颜佩韦 (白) 俺乃苏州城头一条好汉, 颜佩韦。

杨念如 (白) 你老爷杨家将杨念如。

(周文元碰大校尉。)

大校尉 (白) 什么人?

周文元 (白) 十三太保铁嘎嘎周文元的便是。

大校尉 (白) 看剑!

周文元 (白) 剑在这儿呢。

(周文元、大校尉同开打, 大校尉败下, 周文元追下。丑校尉上。)

丑校尉 (白) 啊呀, 刚才有一个大光棍叫什么颜佩韦, 啊呀! 真是条好汉子, 把我们伙计打倒了四、五个, 还有一个叫……叫什么十三太保铁嘎嘎周文元, 这小子零碎还不少, 这小子不怎么样, 长的三块豆腐高, 当头一攥, 两头就没人了, 这小子不怎么样。他不遇见我便罢, 遇见我, 我把他撕巴撕巴喂了鹰。

(周文元上, 听。)

周文元 (白) 好小子在这骂我, 你着打吧!

(周文元将丑校尉打倒。)

丑校尉 (白) 你这小子, 咱俩上面打, 你脚底下干什么呢? 你这不算把我打倒的, 你把我摔倒的。

周文元 (白) 起来, 起来打, 我问问, 你是哪儿来的?

丑校尉 (白) 哪来的? 我是北京城来的。

周文元 (白) 上我们苏州城干什么来了?

丑校尉 (白) 我来拿人来了。

周文元 (白) 哈哈, 拿人来了, 苏州城有我们哥儿五个, 你竟敢拿人来?!

丑校尉 (白) 我找着要做这个瘡吗?

周文元 (白) 既要拿人, 得有些能耐本事。

丑校尉 (白) 要没些点能耐本事, 敢往你们这小地方来吗?

周文元 (白) 赶来! 起来, 咱们俩嘎啦嘎啦, 打, 打!

(周文元剥丑校尉靴子。)

丑校尉 (白) 你瞧瞧, 打架你怎么剥我的靴子?

周文元 (白) 打架吗, 穿这么厚底的靴子。

丑校尉 (白) 我这是老爷么, 不穿靴子。我临来时, 算了一卦, 到苏州城有剥靴子的, 我带着双富余的来了。

周文元 (白) 拿出来咱们看看。

丑校尉 (白) 拿出来你开开眼吧, 这是我们的京靴、卫袜, 穿上永不害怕, 你到过北京吗? 到了北京, 见了前门你趴下就得磕头。

周文元 (白) 好大的佛龕。

丑校尉 (白) 你见过那么大的佛龕? 那是前门楼子, 带我拿出靴子来, 你开开眼。拿错了, 把我老婆子的鞋拿出来了。唉哟。

周文元 (白) 穿上鞋吧, 穿上好打。

丑校尉 (白) 这是老爷吗, 不穿鞋子? 这老爷是四两银子, 八斛米, 双份钱粮我吃着。换上靴子了, 咱俩打吧。

周文元 (白) 咱们打呀!

丑校尉 (白) 我要你的肠子。

周文元 (白) 我要你的肚子。

丑校尉 (白) 我要你的肝。

周文元 (白) 我要你的肺。

(周文元仰头碰丑校尉。)

丑校尉 (白) 哈哈, 这小子羊头真厉害。你可别跑啊, 等着我叫我哥哥去。

(丑校尉下, 两小校尉同上, 周文元羊头碰二小校尉倒, 二小校尉同下。)

周文元 (白) 哈! 我周老太的羊头, 一头撞俩。那小子慢跑! 那小子慢跑! 老太爷赶你去了。

(周文元下, 大校尉上, 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阳、马杰同上, 同与大校尉打, 同将大校尉打死, 大校尉下。)

周文元、

杨念如、

沈阳、

马杰 (同白)

打死了。

颜佩韦 (白)

打死了, 拉出城去喂狗! 众家贤弟, 见校尉就打, 见官船就拆。

周文元、

杨念如、

沈阳、

马杰 (同白)

周乡宦不见了!

颜佩韦 (白)

大家寻找, 请!

周文元、

杨念如、

沈阳、

马杰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完)